

報導：本刊 張佩莉 攝影：本報 陳欣暉、賴國華

# 候命貼身秘書 樂當老師跑腿

邢广生22岁到坤成教书时，见一名学生在年龄栏上填“23岁”，以为她填错了，后来方知她确实是23岁。生于乱世的一群，年少失学，所以“学生比老师年长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
朱桂蓉是另一位超龄生，只比老师小4岁，“邢老师第一年到坤成，就是教我们这一班超龄生，那时老师才二十一、二岁，学生个个至少十七、八岁！老师很漂亮，华语讲得标准又动听，我们每一个同学都爱上她！”85岁的朱桂蓉扶着眼镜，呵呵笑道。

那是1947年，坤成女中是“山岗上的一座大红毛楼”，还没有真正的校舍，邢广生的第一批学生，就是念初中二的一群女生。半个多世纪后，她还常把这批学生挂在嘴边，“朱桂蓉”是她最常提起的其中一个名字。而每次听到自己的名字被老师提及，朱桂蓉都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说起老师，朱桂蓉叨叨絮絮说上一个下午也说不完。她走进厨房，拿出一个纸箱，只见内有一个个用报纸包起的小包裹，里面是槟城榴槤白咖啡、参蓉方便包、海鲜娘惹咖哩方便包等，是邢广生给她的学生们带来的小礼物。这一趟到吉隆坡，邢广生虽然逗留了一个多星期，但还是无法和学生及朋友们一一见面，所以就托付朱桂蓉代为转交。

“物轻情重啊，这些都是老师对学生的爱心。不管去到哪里，老师都不会忘记同学们，每次见面，都要给我们送小礼物。”虽然头发斑白，车子也开不动了，但她还是一脸喜孜孜的，乐得当老师的“小跑腿”，“为恩师办点小事！”

邢广生到槟城定居之前，住在白沙罗再也，有近20年的时间，师生俩常常结伴进出马大医药中心，进行例行的健康检查。朱桂蓉像贴身秘书一样，帮老师打点医药病历卡，验血、预约、复诊、拿药等琐碎事，什么时候要做检查，药物什么时候吃完，她都一清二楚。那段日子，是这对师生相处最密切的时光。

“老师还能开车的时候，她会自己开车到我家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医院。老师个性很独立，不喜欢麻烦别人，但她85岁以后，听力开始不大好，看病时，我就陪在她身边，帮忙传话。”她顿了顿，又笑着说：“除了听力，老师各方面都很健朗，上楼梯时都是我在后面追。我常笑说她吹过北风，所以脚力特别好！”

这对师生是在彼此都退休后才常常联系的，“大约1983年左右，大家都退休了，多了很多空闲的时间，就一起学交际舞。我学男步，她学女步，我们常常一起去八打灵老区的乐龄俱乐部跳舞，当是运动。她见我学英语，也说要学，她上课可认真了，特地买了一台录音机，每堂课都录音，回家重复练习。这一点我就远远比不上老师。”

## 朱桂蓉

1950年雪蘭莪州立學校第一屆高師班畢業，原任老師

离开校园后，她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，但称呼不改，尊师重道的传统不改，因为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

“离开了课堂，邢老师仍然藉由身教，教我做人的道理。有一次，她叫我打电话给某人，说我不打，因为那人跟我话不投机，老师就说，人和人之间都会有矛盾，但肯原谅别人，就是开放自己，减轻自己的烦恼。老师的话说得很对。”朱桂蓉收起笑脸，正色说道。

这对师生几乎是无话不谈，也可以互开玩笑，“但家事和私事，老师从来不提，我也从不过问。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尊重。我们说得最多的话题是同学们的近况，即使一把年纪了，老师还是经常为学生操心。”

在一群尚有来往的学生群中，朱桂蓉是最年长的一个，有段日子，邢广生家里的佣人不告而别，朱桂蓉主动要到老师家中帮忙，老师摆摆手说了一句：“轮不到你。”朱桂蓉莞尔说道：“老师知道我年纪大，所以她就说，她有很多六十几的学生可以帮忙，不需要我这个‘娇娇女’！”

不过，朱桂蓉却是邢广生的“活动黄页”，举凡水喉滴水、屋顶漏水、换门锁或是车子出状况的时候，邢广生一定打电话给这位老学生。“因为过去十多年，我都在精武华小教一年级，认识很多家长，各行各业的都有，我一个电话打过去，这些家长二话不说，立刻过去帮忙。”朱桂蓉拍拍胸口说道。这批家长呢称朱桂蓉“朱妈妈”，“因为我随和，人又爱唠叨，脸圆圆，屁股大大，所以他们都叫我‘朱妈妈’！”她呵呵笑道。

朱桂蓉常笑说，老师的话是圣旨，邢老师的一通电话，就是一道圣旨，她作为学生，务必全力以赴为老师解忧。同样的，朱桂蓉朱妈妈也拥有一群敬爱她的家长，因为朱妈妈爱他们的孩子，所以他们也爱朱妈妈，不管何时何地，都愿意为朱妈妈效劳。

即使教职早就卸下了，即使毕业了半个世纪多，一日师生，感情却是一辈子的。

## 化身朱媽媽 為老師解困

虽然头发斑白，但朱桂蓉还是乐当老师的“小跑腿”，为恩师转交小礼物给同学们。

